

The Witness

目击证人

[美] 桑德拉·布朗 著 迟健 译

悬念女王系列

Sandra Brown



群众出版社

悬念女中系列



The Witness

目击证人

[美] 桑德拉·布朗 著

迟健 译

Sandra Brown

群众出版社

图字：01—2006—49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目击证人 / (美) 布朗著; 迟健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4

悬念女王系列

ISBN 978-7-5014-4048-1

I. 目… II. ①布…②迟…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4998 号

责任编辑: 晓 潇

封面设计: 董 睿

责任印制: 连 生

目 击 证 人

悬念女王系列

[美] 桑德拉·布朗 著

迟 健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电子信箱: qzs@qzchs.com

网址: www.qzch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19.5 字数 300,000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014-4048-1 / I · 1665 定价: 3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T: 010-52173000 转



桑德拉·布朗 (Sandra Brown)

作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家，桑德拉·布朗 (Sandra Brown) 往往能以巧妙到难以置信的悬念，吸引万千读者的眼球，并被热烈追捧为“悬念女王”。

除此而外，桑德拉·布朗小说中那美丽到无以复加的爱情，也是万千书迷绝难抗拒的。

正是“悬念+爱情”的特色套餐，每每能让读者大快朵颐，齿颊留香，回味无穷。

《黑色星期二》、《无法言说》、《不在场证明》、《目击证人》等，均曾创下霸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数周的纪录。

自1981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桑德拉·布朗出版了六十五部作品，获奖无数。小说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销行世界达七千万册之巨。她创作于1992年的《法国丝绸》曾被ABC改编并制作成电视连续剧，创下收视率新高。

从事专业写作之前，桑德拉·布朗做过模特，在电视台做过导播与主持。

现与丈夫生活在德克萨斯。

导读

游戏法律：一次关于正义的冒险

作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公共辩护律师，肯德尔在维护法律与正义的尊严方面，不遗余力，不乏智慧、勇气与热情。

此刻，她正从倾覆的汽车里爬出来。九死一生之余，她大可以趁此天赐良机，赶紧逃走，继续隐居生活。可她竭尽全力，拼死将押送她的联邦调查局特警约翰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瞬之间，汽车连同死去的女警官，便被洪水冲走了。

拖着一条伤腿的约翰虽无生命之虞，却丧失了全部记忆。因为不愿暴露证人身份，肯德尔自称是约翰之妻。她带上三个月的儿子准备不辞而别，却被约翰察觉。从此，她的逃亡路上多了一个不知自己是谁，却又无时无刻不在疑神疑鬼的盟友。

悬念女王桑德拉·布朗高调开腔，开篇便将肯德尔这个最大的悬念亮了出来——既献身于法律与正义，为何又不愿当庭作证？作为关键证人，她又目击了何种罪恶？接下来，包袱在一层层抖落，同时，悬念又在一层层铺设。悬念女王就是这样，生生地将读者置于悬念的漩涡当中，令人无以自拔。

现在，肯德尔面临着四重追击：委托人家属因诉讼失败，不惜千里索命；联邦调查局要找回失踪的特警及关键证人；丈夫及公公对她的疯狂追杀；极端组织“兄弟会”对她作为目击证人的灭口行动。

这一切，都起因于肯德尔偶尔窥破了以丈夫与公公为首的“兄弟会”的屠杀行动。一个亚裔少年因为爱上了一个白种女孩，被诬陷为强奸。作为公众辩护律师，肯德尔认为，她的委托人非常优秀，爱也很纯洁。这不过是一场误会，很快便能澄清。但就在当晚，这个少年在监狱里失踪了。就在夜半时分，肯德尔绝望地窥见，在一个人迹罕至的森林里，“兄弟会”会员高唱圣歌，将赤身露体的少年钉在十字架上，割下他的生殖器，塞到他嘴里。在“兄弟会”看来，异族都是败类，连同白种人里的渣滓，都是要被清除的。如此，人类才能洁净，才能不断优越。法律做不到这一

THE WITNESS

点，“兄弟会”遵从上帝的旨意，有权维护自己的正义，同法律玩一场游戏。其实，就在前不久，肯德尔的另一个委托人就被他们活活拽掉了一条胳膊。肯德尔不知道，在这里，类似惨无人道的屠杀已持续三十多年了。也是前不久，他们刚刚干掉了联邦调查局派驻这里的卧底。

面对如此大恶，肯德尔不惜背水一战，挺身而出。但她很快发现，当地几乎所有头面人物都参加了“兄弟会”，不少联邦调查局的警官也是它的忠实拥趸。就是如此，肯德尔还是不断投诉。但在最后，肯德尔却选择了退隐。

悬念女王由次潮起了《目击证人》第二波悬念。

如果说希区柯克的悬念是冷悬念，以酷为主的话，悬念女王桑德拉·布朗的悬念则出之以机巧与智慧，始终贴近人性，温暖人心。这或许就是全世界读者为何如此热爱桑德拉的原因吧。

序 幕

婴儿的小嘴吮吸着妈妈的乳房。

“他真是个快乐的宝宝。”护士在一边说：“一个宝宝高兴不高兴，你总有办法看出来。我敢说这肯定是个快乐宝宝。”

肯德尔只能勉强笑一笑。她的头脑里乱糟糟的，实在不愿与人交谈。她还没能从死里逃生的惊吓中摆脱出来。

医院急诊部的检查室里挂了一张薄薄的黄色布帘，算是让病人有了一点最起码的隐私。里面有一个白色的金属橱柜，放着绷带、注射器和夹板。橱柜旁边是一个金属水池。肯德尔怀里抱着孩子，坐在小屋中间的病床上。

“他多大了？”护士问她。

“三个月。”

“才三个月吗？他的个子可真大！”

“他很健康。”

“你刚才说他叫什么名字？”

“凯文。”

那位护士朝这母子俩笑笑，难以置信地摇摇头说：“你们能从出事地点走出来，可真是个奇迹！亲爱的，你肯定遭了不少罪。你当时没吓坏了吗？”

事故发生得实在太快了，肯德尔连害怕都来不及。还没看到那棵倒下的大树前，他们的车就在大雨之下撞了上去。驾驶座旁边的乘客惊叫了一声，驾驶员猛打方向盘，并使劲轰油。但已经太晚了。

轮胎在湿滑的路面上失去摩擦力，汽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然后腾空而起，穿过公路边窄窄的土路，又越过不太高的护栏，接着，一头扎进了深谷里。

肯德尔还记得，汽车翻进树木繁茂的山涧时发出的那些声音。树干刮蹭

着汽车的外壳，把那些橡胶护条和油箱盖之类的都刮掉了，玻璃被碰得粉碎，汽车的底盘受到巨石和树桩无情的撞击。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车里没有一个人发出过任何叫喊。肯德尔觉得，那是彻底的绝望带来的沉默。

虽然她已经准备好了最后那致命的撞击，但汽车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冲到了前面一棵巨大的松树上。

惯性使得后轮腾空而起，汽车再次着地的时候像一头受了伤的笨拙的水牛，砰然倒下。随之而来的是一阵临死前的喘息声。

坐在后排座上，身上系着安全带的肯德尔幸免遇难。尽管汽车危险地悬在陡峭的山坡上，她还是设法抱着凯文，从里面爬了出来。

“那一带都是荒山野岭。”那名护士说：“你到底是怎么从山涧里爬出来的？”

那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尽管她当初知道，爬回公路会很困难，但她还是没想到这件事需要付出多大的体力，况且沿途她还需要保护凯文。这就使得行动倍加艰难了。

路途坎坷不平，天气十分恶劣。地面上是腐烂的树叶和泥巴，还有许多杂草和尖石。雨点被风吹得几乎是横着扫了过来，肯德尔很快就浑身湿透了。

还没爬到三分之一的路，她的胳膊、大腿和背部的肌肉开始又酸又痛，露在外面的皮肤被树枝刮蹭得伤痕累累。有好几次，她都绝望了，想要彻底放弃，停下来就地躺下，让大自然来夺去她们母子的生命。

然而，求生的欲望最终压倒了这种死亡的诱惑。她坚持往上爬，一路上用手揪住藤条，脚蹬着山石，奋力攀登。最后，终于来到公路上。在那之后，她开始沿着公路走，想找人求救。

就在肯德尔将要失去知觉的时候，雨中出现了一对车灯。极度疲劳的她感到一阵欣慰。她没有迎着汽车跑过去，而是瘫倒在那条狭窄的乡间公路的中央，等着那辆汽车开过来。

救她的是一个絮絮叨叨的女人。她正要去参加一个周三晚上的读经班。她把肯德尔送到最近一户人家，并打电话报了警。后来，肯德尔得知，从事故现场走出来不过一英里。这简直令她无法相信。这段距离感觉上足足有十英里远。

他们把她和凯文用救护车送到当地最近的一家医院。医院给他们做了全面检查，发现凯文一点儿都没有受伤。汽车跃进山谷的时候，他正在吃奶。肯德尔本能地将他抱在怀里，同时身体向前弯曲，直到汽车安全带把

她肩膀勒住。她用身体保护了他。

她身上有数不清的地方被划破了，伤口虽然很痛，但都不算太深。医生从她胳膊上取出了一片碎片碎玻璃。这项工作既费时又难熬，但比起她可能遭遇的痛苦来说，算不了什么。医生在伤口处敷用了消炎药。肯德尔拒绝服用止痛片，因为还在哺乳期。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他们既然已经获救，并得到了治疗，她需要想办法溜走了，而服用麻醉药物将会使她无法集中精力思考问题。为了计划再一次消失，肯德尔需要一个清醒的头脑。

“现在，可以让那位警官进来了吗？”

“警官？”肯德尔问。那个护士的问题打断了她的思考。

“自从你被带到这里，他就外面等着跟你谈话了。他要调查事件的经过。”

“噢，当然可以！让他进来吧。”

凯文已经吃饱了奶，正在酣睡。肯德尔把身上那件病号服整理了一下。那是她脱去那身又湿又脏、满是血迹的衣服，洗了个热水澡之后，医院给她换上的。

看到护士的手势之后，警官拉开帘子，走了进来。他朝肯德尔点点头说：“怎么样，太太？不要紧吧？”他很有礼貌地摘掉帽子，关切地看着她。

“我想我们不要紧。”她清了清嗓子，想把话说得更肯定一点。“我们不要紧了。”

“太太，你们两个能活下来，而且也没缺胳膊少腿的，这可真是万幸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有横在公路上的那棵树，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事故是怎么回事。都是闪电惹的祸，把那棵大树齐根劈倒了。这里雷雨闹了好些天了，看起来雨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了，好多地方都被水淹了。难怪你们那辆车被宾汉姆河水给冲得没影儿了呢。”

小河就在出事前方不到十码的地方。肯德尔从那辆破车里爬出来后，跪在泥地上，瞧着眼前的河流，心里禁不住一阵后怕。那混沌的河水卷着各种各样的破烂儿滚滚流过，水位比平时高出了很多，连岸边的树木都受到了激流的冲击。

假如汽车撞上那棵大树后再往前多滑几码的话，后果又将如何呢？想到这里，她简直不寒而栗。后来，肯德尔又亲眼看到了那辆汽车慢慢向下

滑动，终于被激流吞没的可怕一幕。

开始的时候，汽车还浮在水面上摇摇晃晃地向河中心漂去。突然之间，车头一个猛子扎了下去，几秒钟之后便被翻腾的河水吞噬了。除了松树树干上汽车留下的撞痕与汽车轮胎辗出的两道深深的车辙之外，这次事故没有留下任何其它痕迹。

“好在你们都及时出来了，没有跟汽车一起被淹没。这可真是个奇迹！”那位警官说。

“我们并没有全都出来。”肯德尔纠正了警官的话。她的声音由于情绪激动而变得有些沙哑。

“前排还有一个乘客，她没能从汽车里爬出来。”

听说出了人命，这位警官的例行调查突然变得严肃了起来。他皱起眉头问道：“什么？还有一个乘客？”

肯德尔仿佛灵魂出窍，她看到自己抑制不住悲痛而失声大哭了起来。这是一种神经受创后的反应。“对不起！”她说。

护士递过来一盒纸巾，拍着她的肩膀说：“没关系，亲爱的！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现在想哭就大声哭出来吧。”

“我不知道那辆车里除了你，你的孩子和那个驾驶员之外，还有别人。”那位警官为了照顾她的情绪，把声音放得很轻。

肯德尔抽泣着说：“她坐在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当汽车滑进河里去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大概是翻车的时候撞死的。”

肯德尔确信凯文没有受伤后，看到迅猛上涨的河水，便惶恐地走到副驾驶座。此时，她差不多能肯定她会看到什么了。这一面受到了直接撞击，车门被撞得凹了进去，车窗全部被撞碎了。

肯德尔一眼就能看出，里面的女人已经死了。她面部的骨骼和皮肉已经被毁坏得无法辨认。汽车引擎的部件从前挡板上顶出来，戳进了她的胸腔里，她的头部角度极不自然地耷拉在座位上。

肯德尔顾不得汽车里的那些血，把手伸进去，按了按那个女人脖子上的动脉血管，却感觉不到脉搏的跳动。

“我当时想救其他人，”她向警察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我希望能把她也拉出来，可是我知道她已经死了——”

“你已经尽力了，太太。你把活着的人救了。没有人会责备你的行为。”他说着，朝熟睡着的婴儿点了点头，“你的表现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你是怎么把驾驶员拉出来的？”

确定了那名乘客已经死了之后，肯德尔把凯文放在地上，又用毯子的一角盖住了他的脸。尽管孩子会因此很不舒服，但眼下至少是安全的。接着，她跌跌撞撞地来到汽车的另一边，看到驾驶员的头垂在方向盘上。肯德尔强压着恐惧叫着他的名字，并伸过手去按了按他的肩膀。

她记得自己当时把他轻轻推了一下。结果，那个人的身体重重地倒在座位上。这一下把她吓了一跳。他嘴角流出的鲜血使她望而退步。她看到，在他的右侧太阳穴上，有一道深深的裂口。除此之外，脸上别的地方倒没有什么伤。他紧闭双眼，一动不动。当时，肯德尔认定他已经死了。她探过身去，用手按住他的胸口。

他的心脏还在跳动！

就在这时，汽车毫无预兆地顺着山坡又向下滑动了幾英尺。肯德尔也被拖下去了几步远，她的胳膊仍卡在汽车里，差一点被扭伤。

幸好汽车碰到一块石头，暂时停住了。不过她很清楚，整个汽车迟早会被激流吞没的。这时的河水已经触到了车轮，被水渗透的泥土在车身的重压下开始下陷，情况十分紧急。她没有时间仔细考虑得失，也没有时间想自己是多么想摆脱掉这个人。

尽管她有充分的理由惧怕他，鄙视他，但她并不希望他死掉。她永远也不会这样想。一个生命，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挽救的。

于是，她凭借着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力量，用两只手拼命把挡在车门外面的泥土扒开，再把那些讨厌的藤蔓拽开来。

最后，她终于设法把车门弄开了一条缝。随着车门被打开，他上身一下子倒在了她的怀里，血淋淋的脑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这突如其来的重压使她跪倒在地上。

接下来，她双手搂住他的胸部，用力把他从方向盘下面往外拖。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有好几次，她在又湿又滑的泥地上失去了重心，仰身倒地。但每一次她又重新爬起来，站好之后，竭尽全力地把他从撞毁的汽车里往外拽。就在他的双脚被拉出车门的一刹那，汽车猛地滑进了那条河中。

肯德尔把事情的经过向警官讲述了一遍，略去了自己一些私下的想法。那位警官听得入了迷，钦佩得差点儿就要对她敬礼了。“太太，你可能会为此得到一枚奖章。”

“我可没那么想。”她低声嘟哝道。

警官从衬衣口袋里掏出来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说：“姓名？”

为了拖延时间，她假装没听明白，“你说什么？”

“你的姓名？”

那家小医院的工作人员对她很好，接收她的时候，并没有让她先填写一大堆表格。这种不走正规手续、对病人完全信任的行为在大城市里是闻所未闻的。可是在佐治亚的乡下，对于伤病人的同情心比那张医疗保险的卡片更为重要。

然而，现在肯德尔却要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了。她还没有准备好，她还没有决定自己该做些什么，该说些什么，她还没有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她并不是不好意思说谎。有生以来，她不止一次煞费苦心地隐瞒过事实。可是，对警察说谎却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她可从没做过。

她把头低下来，手揉着太阳穴，考虑是否应该要一颗止痛片来缓解一下阵阵作痛的头部。“我的名字？”她重复着警察的那个问题，拖延的同时指望能突然想出个好主意。“还是死去的那个妇女的名字？”

“咱们先从你开始吧。”

她犹豫了片刻，随后轻声说：“肯德尔。”

“是k-e-n-d-a-l-l吗？”他一边问，一边把名字记在了小本上。她点点头。

“好吧，肯德尔太太，这也是那位死者的姓吗？”

“不，肯德尔是——”

她还没来得及纠正警察的错误，门帘被一下子拉开了。门帘上面那些不太光滑的铁环发出刺耳的声响，值班医生走了进来。

肯德尔心里一阵紧张，不安地问道：“他怎么样了？”

医生笑着说：“多亏了你，他还活着。”

“他醒过来了吗？他说什么了没有？他都告诉你些什么了？”

“你想看看他吗？”

“我……好吧。”

“嗨，医生，请等一下！我有些问题想问她呢。”那位警官不满地说：“你知道，有许多重要的文件需要填写。”

“难道就不能等一等吗？她现在情绪很不安，我又不能给她用镇定药物，因为她还在育儿期。”

警官看了看婴儿，又看看肯德尔的胸部，脸涨得像一只熟透了的番茄。“好吧，等一等也行！不过，这事一定得办！”

“没问题，没问题。”医生说。

护士把凯文从肯德尔手中接了过去。孩子还在睡觉。“我会在育婴室给小宝宝找一张婴儿床的。别担心他，你就跟医生去吧。”

警官不大自然地站在那儿，手中不停地转动着帽子。“我就在这儿坐着，太太。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嗯，咱们把事儿办完……”

“你干嘛不去喝杯咖啡呀？”医生打趣地劝了他一句。

医生年轻气盛。肯德尔看得出来他自命不凡。尽管他大概刚从医学院出来不久，但是，显然，他很喜欢行使那一点点有限的职权。领着肯德尔沿着走廊往前走，他再也不去看警官一眼。

“简单地说，他是胫骨断裂。”他解释道，“但并没有错位，所以不需要做手术，也不需要装支架什么的。就这一点来讲，他是非常幸运的。从你对那辆汽车的描述来看——”

“汽车的前盖整个给挤扁了。不知为什么，方向盘没有把他的胸部压坏。”

“是啊，我也怕他会被挤断了肋骨，或者有内出血、器官损伤之类的，可我没有检查出这些问题。他体内的重要部位都很正常。这是好消息。”

“但也有一个坏消息，就是他的头部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撞击。从X光片上，可以看出颅骨上面有一道头发丝一样细的裂痕。不过，我缝了几十针才把伤口缝合上。现在，他的样子不大好看，但以后伤口会被头发盖住的。这不会让他严重破相的。”医生说，低头冲肯德尔笑了笑。

“他流了很多血。”

“保险起见，我们给他输了一个单位。他的脑子受了震动，不过，休息几天就没事了。他的腿伤成那样，至少得拄一个月拐杖。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安心休息，慢慢恢复。就在这里——”医生领着肯德尔来到一间病房。“几分钟前他刚刚恢复知觉，现在还有些昏昏沉沉的。”

灯光很暗，医生走了进去。肯德尔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口，扫视着这个房间。一面墙壁上贴着一张质量低劣的画像，上面是耶稣站在一片云上。对面墙上是一张预防艾滋病的宣传画。这是一间只有两张病床的单独病房，现在只有他一个病人。

小腿打了石膏，架在一个枕头上。身上穿的那件病号服只盖到大腿中部。衬着白色的被单，两条腿显得黑黝黝的，十分健壮，和医院的气氛很不协调。

一名护士正在给他量血压。他的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下面黑黑的眉毛皱了起来。头发上沾着已经干了的血迹和消毒液，胳膊上有多处伤痕。

脸部青肿，五官有些变了形。但肯德尔仍能从他下巴上那道直线和刚毅的嘴角，将他辨认出来。他嘴里插着一根温度计。

医生轻快地走到床前，看了看护士在病历上记录下来的血压。“情况越来越好了。”他一面轻声说着，一面瞧着护士递过来的体温表。

尽管肯德尔仍站在门口没动，病人的视线一下子就落在了她身上。他的眼窝由于失血过多和疼痛，颜色有些发暗，并陷了进去，但那对眼睛仍是那么犀利，目光仍是那么咄咄逼人。

第一次看到这对眼睛时，她就曾感觉到了它们敏锐的洞察力。她很羡慕这对眼睛，甚至有些害怕看到它们。现在，她仍然有这种感觉，仿佛这人具有超常的本领，能够一眼看穿她的内心。这使她心里很不安。

自打第一次见面起，她对他就有一种恐惧感。在他面前，任何谎言都行不通。

现在，她希望他那种能洞察别人内心的本领能够让他看出来，他对他的受伤感到由衷的歉意。要是没有她，这次事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尽管车是他开的，但她是她痛苦的根源。想到这些，她心里懊悔极了。她知道，自己是病床上的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人。

护士误会了她站在那里迟疑不决的原因，笑着示意让她过来。“他不要紧的。你可以过来了。”

肯德尔强压着内心的恐惧，走进房间，朝病人勉强笑了笑，说：“你好！感觉怎么样？”

他的眼睛直直地瞧了她好一会儿。接着，他抬头看了看医生，又看了看护士，然后，再次把目光投向肯德尔。最后，他用无力、沙哑的嗓音问道：“你是谁？”

医生俯过身去，对病人说：“你是说，你不认识她了？”

“不认识。我应该认识她吗？我这是在哪里？我是谁？”

医生张口结舌地看着他的病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站在旁边的护士也傻了眼，血压计的带子从她手里掉了下来。肯德尔显得很震惊，尽管内心的感情十分复杂。她的头脑在迅速消化着这个出人意料的变化，并且考虑着要如何利用这个新情况。

医生首先恢复常态，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强装笑脸说：“看来，脑震荡引发了健忘症。这也是常有之事。我想，这肯定是暂时的。不必担心，过上个一两天，你们就会把这件事当作笑料来谈了。”

他转过身来对肯德尔说：“目前，你是我们惟一的信息来源了。我

想，你最好告诉我——也告诉他——他是谁。”

肯德尔迟迟没有开口。这使得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医生和护士期待地看着她。病床上的男子看上去既想听她开口，又带着几分警觉。那双眼睛充满疑虑地眯缝了起来。不过，肯德尔可以看出来，他的确是什么也记不得了，完全记不得了！这真是个奇迹！

这可是件出人意料的好事，是上天给她带来的一件慷慨的礼物。它来得如此神奇，如此突然，又如此微妙，以致于肯德尔必须花点时间考虑一下，才能应付得了。不过，有一点她是相当清楚的：要是她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就太笨了。

终于，她极其镇定地开口说：“他是我的丈夫。”

1

“我谨以全能的上帝和南卡罗来纳州政府的名义，宣布你们俩结为夫妻。马特，你可以吻你的新娘了。”

当马特·伯恩伍德把肯德尔·迪顿搂在怀里的时候，前来出席婚礼的宾客报以热烈的掌声。马特搂着肯德尔亲个没完。

“你必须停下来了！”肯德尔贴着他的嘴唇轻轻说，“很抱歉！”

尽管意犹未尽，但马特是个很懂礼貌的男人。此刻，他顺从地转过脸去，面对着几百名身着节日盛装、前来出席他们婚礼的人。

“女士们，先生们！”牧师以洪亮的嗓音宣布道，“现在，请允许我将这对新人介绍给大家：马特·伯恩伍德先生和太太。”

肯德尔和马特手挽着手，面对着那些兴奋的客人。马特的父亲一人坐在前排，这时，他站起来向肯德尔张开双臂。

“欢迎你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他拥抱着她说，“是主把你送来的。我们家里需要一个女人。如果劳丽兰还活着的话，她肯定会喜欢你的，肯德尔。她会像我一样喜欢你。”

肯德尔在吉布·伯恩伍德那红润的面颊上亲了一下说：“谢谢你，吉布，你对我太好了。”

劳丽兰·伯恩伍德在马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可是马特和吉布谈起她的死，却总是像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吉布，这位鳏夫很有风度，银白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高高的个子，削瘦的身材，受到许多寡妇和离婚女人的青睐。可是，她们对他只能是一厢情愿。他常说，一生中有了一次真爱，他不会再去追求第二次了。

马特一只手搭在父亲宽宽的肩膀上，另一只手搂着肯德尔的腰部说：“我们彼此离不开。我们现在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了。”

“要是我奶奶也能在这里就好了。”肯德尔有些伤感地说。

马特同情地微笑着说：“我也希望她的身体状况能允许她从田纳西赶

到这里来。”

“那对她来说，太辛苦了。不过，她的心在这里。”

“咱们还是别太伤感了。”吉布插话说，“这些家伙是来这里吃喝玩乐的。今天是你们的好日子，尽情享受吧！”

为了确保婚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成为大家经久不衰的话题，吉布花钱绝对不会吝啬的。肯德尔为他的奢侈感到震惊。接受马特的求婚不久，肯德尔曾建议，举行一个私人仪式就行了，在牧师的书房里就可以。

但吉布根本不听她的。他置传统的由女方家庭承办婚礼的习俗于不顾，执意要由他来操办。肯德尔最初表示反对，但吉布很会接人待物，让你无法和他争辩。结果，肯德尔只得作罢。

“别把这事放在心上。”听了肯德尔对吉布准备大办婚礼的计划不满之后，马特说，“父亲就是想办个大派对，办个在普罗斯帕尔前所未有的。既然你和你奶奶在经济上谁都无法负担这么大一笔开销，他自然乐得埋单。我是他惟一的儿子。这件事对他来说，一生只有这一次，所以咱们就随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他事必躬亲的作风终于得到了回报。今天，这栋房子和前面的草坪看上去美极了。她和马特在一个由梔子花、百合花和白玫瑰装饰起来的格子拱廊下交换结婚誓言。花园中一个大帐篷里摆满了各种口味的沙拉、配菜和主菜。

那个雕刻成好几层的结婚蛋糕，奶油上面点缀着新鲜的玫瑰花蕾，真让人叹为观止。此外，还有一个新郎的巧克力蛋糕，上面一个个差不多网球大的草莓上挂着白霜。一瓶瓶香槟酒插在冰桶里。客人们似乎都准备好了要开怀痛饮。

婚礼办得如此奢华，却也不失家庭色彩。孩子们在树荫下玩耍，当新郎和新娘领头跳完第一曲华尔兹舞后，几对男女进了舞池。最后，所有人都跳了起来。

这是一个童话般的婚礼。然而，它却引来了一个可怕的结局。

* * * * *

肯德尔丝毫没有意识到身边的危险，无法想象现在有谁能比她更幸福。马特紧紧搂着她，在舞池中旋转自如。他那高高的个子，匀称的身材，好像天生就应该穿燕尾服。他相貌英俊得令人难以置信，端正的五官和直直的头发放予他一种贵族的气质。

“你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优雅风度，像盖斯比。”肯德尔有一次和